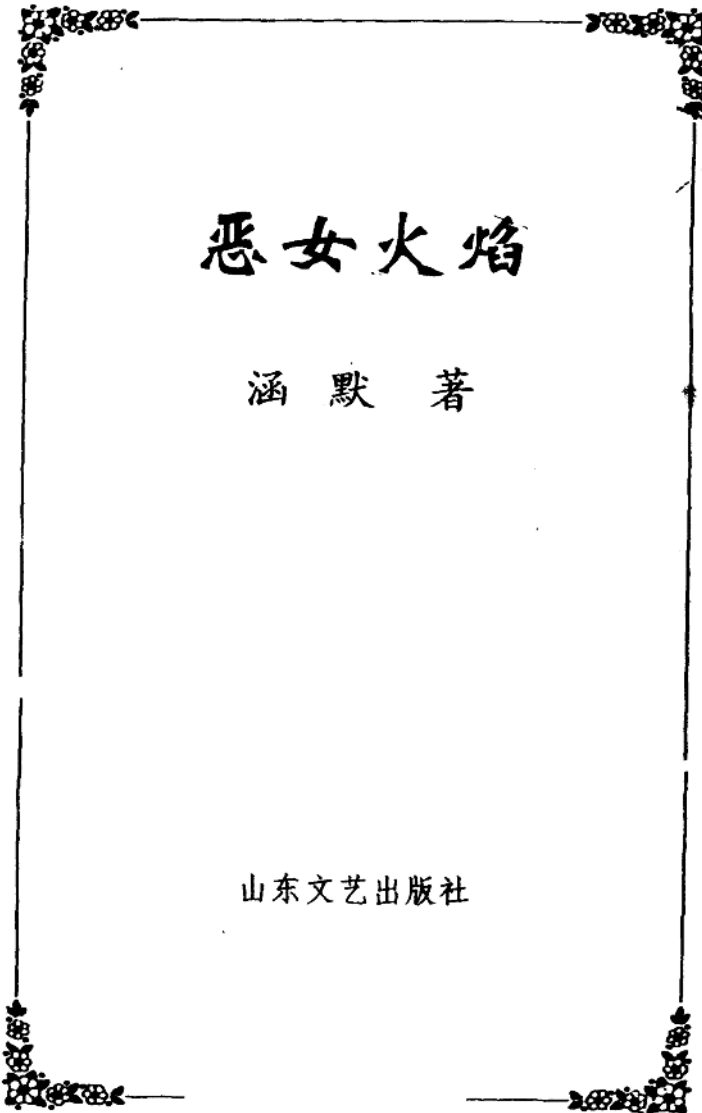


难以捉摸的你
是惟一触动我心弦的女子

默默相伴系列

恶女
火焰

台湾 涵 默



惡女火焰

涵默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7 号

责任编辑：李 原

默默相许系列

恶女火焰

(台湾)涵 默 著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6 印张 128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5329-1400-4/1·1235

定价：9.80 元

楔子

现今全世界举足轻重的财阀当推“四季盟约组织”，这一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据说，“四季盟约组织”所可以调动的资金就足以摧毁数个经济大国，若说“四季盟约组织”操纵着全世界的经济命脉，一点儿也不为过，只要盟主轻轻跺一跺脚，就会是撼动山河、惊天动地的大恐慌。话虽如此，但是，外界各国元首和经济大亨均无从得知、四季盟约组织”的盟主姓啥名谁，更甭提长相了。

既然，名为“四季”当然就离不开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时分了，据传言，“四季盟约组织”是由苏俄的“春火机械集团”、法国的“夏火国际集团”、“美国的“秋火科技集团”、德国的“冬火保全集团”缔结而成；“春火机械集团”的总裁为火却，‘夏火国防集团”的总裁为火敌，

“秋火科技集团”为火疆，“冬火保全集团”则是火夕，传说他们四位是亲手足，且为四胞胎。

不过，传说终究只是传说，没有人能证明其真实性，毕竟那四位总裁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传奇性人物，各界人马都想一睹这些传奇性人物的庐山真面目²，更想攀权附贵，为了飞黄腾达和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众人无不使出浑身解数，却始终无法越雷池一步。

而“冬火保全集团”的总部位于法兰克福，共六十八层，占地数百坪，年营业额数千亿美元。

第一章

美国 纽约

“你竟敢这样设计我？”火疆愤愤不平地发难。

虽然不可否认的，夕的确是促成他此刻幸福生活的大功臣，但是，一想到之前多受了那些痛苦的煎熬，他就忍不住生气。这算哪门子的手足嘛！

火仍是一贯的轻松自在，一点也不把火疆的张牙舞爪放在眼里，“那是你应有的惩罚，若是你可以诚实地向泪儿坦白感情的千方百计，我也就不会有机可趁了，不是吗？”他毫无愧意，“况且，我也帮你找回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妻子了，嗯？！”

这是事实，火疆无法否认。可是，他曾经痛不欲生的度日如年也是事实。“真残忍。”他抱怨道。

“谢谢称赞。”火夕盈满笑意的黑眸弯成新月

恶女火焰

默
默
和
纤
系
列

形状，“我只是替泪儿讨回一些公道而已。”

“你……”他无言以对。

在说话的同时，火夕的十指优雅地琴键上飞舞，指尖下流泄出的是出类拔萃的古典音乐家法兰兹·约瑟夫·海顿描写景物的音乐登峰造极之作——“四季”。在火夕纯熟高超的技巧下，一年四季鲜明的景物交替，仿佛就在眼前，只可惜听的人一点音乐涵养也没有。

“吵死了。”火疆抿着薄唇，不耐的抱怨。

琴音戛然而止。火夕啼笑皆非地瞟了他一眼，自己果真是在对牛弹琴。“很吵？”

“嗯！”火疆毫不迟疑的点头。上回他为了泪儿努力学习弹奏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差点把十根手指头弄断。

火夕的唇际绽放一朵别有用意的笑花，“也许你会对天籁有兴趣。”他特意在“天籁”两个字上加重语气。他早就猜到疆一定会来找自己算帐，所以，安排了这一些。

“什么？”火疆可不认为世界上有什么可以称之为天籁的音乐。

火夕取出新型精巧的录音机，按下 Play 键，

“仔细听听看。”他又是一笑。

一连串“叮叮”的单音节音符自录音机里传了出来即使是音痴般的火疆也知道弹奏者不具备任何技巧……他的脸色蓦地大变。

这是他自己练习弹钢琴时的录音，夕怎么会有？“你——”

“好听吗？”火夕漾出坏坏的笑。

“偷录。”火疆边指责，边迅如闪电地出手想夺回那一个新型精巧的录音机。

火夕轻而易举地避开了，“你想要这一卷录音带，是不是？”

火疆直直地盯着他看，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心中又有种不祥的预感。夕……该不会又做了什么事了吧！

火夕大方地将录音机内的录音带取出，顺手扔给他，“既然你想要，那就给你吧！”泪儿早已经听过了，而且又不只一卷。

这么阿莎力？一定有问题。火疆住那一卷飞射而来的卡式录音带，毫无费力就将之摔成两半，却依然不开口。

“想毁尸灭迹吗？太迟了一些。”这个世界上

恶 女 火 魔

大概也只有泪儿才能受得了疆的寡言。

“有多少？”

火夕的俊脸浮上魅惑人心的浅笑，“两卷，刚刚你已经毁了一卷。”他的目光飞快地掠过地毯上寿终正寝的录音带。

“另外一卷呢？”这才是重点。那种蹩脚的音乐是被别人听见，铁定会笑掉人家的大门牙，非拿回来毁掉不可！

“送给人了。”他轻描淡写地说。

“谁？”火疆逼近。

火疆的举动正中火夕的下怀，“自然是懂得欣赏的人喽！”他卖了个关子。

不过，普天之下也只有泪儿才会把那种毫无价值的录音带当宝。

“说。”夕真不可爱，他想。

而事实上，火夕正是火家四胞胎中最受女人青睐的一个，当然另外三个也是很受欢迎的，只是火夕的魅力又略胜一筹。

火夕伸长修长的双腿，上半身斜靠在钢琴上，又给了另一个揭示，“那个人你也认识的。”

我也认识？该不会是……“泪儿?!”火疆不

假思索地脱口说。

原来疆也有自积压这啊！知道只有泪儿才懂得欣赏他那独一无二、与从不同的“音乐天分”。

火夕唇际的浅笑未曾褪去，“你答对了。”墨黑的眸子里流转着恶作剧的光芒。

“你——”他为之气结。夕不真是一点手足之情地没有，居然这样子对他。

“我是替泪儿主持以道啊！谁要你代办处了她的心，还逼得她从二楼跳下来，如果爸妈和却、敌他们知道的话，你铁定……”其余的他就不必说太多，彼此心知肚明就好，欺负众人的宝贝——泪儿可是一项滔天大罪哪！

轻轻的一知却十分有效地浇息了火疆满腹不平的怒焰。他知道自己让泪儿受苦了，不过，那又不是他愿意的，而且，他也已经很努力在补偿了啊！

琴房的门倏地被推开来。

“咩——”来人还没开口说话，同行的“伙伴”先出了声。

毋庸置疑，来的是绵羊——“勇士”和连尹泪。

能够在这幢戒备森严的宅子坦克自由来去的绵

羊，除了“勇士”外不作第二只想。

“夕——”连妖泪的眼睛里只有火夕，而忽略了一旁犹如雕像惟的火疆。

火夕温柔地揽着她的肩膀，笑道：“都已经是为^人妻了，还这么好动。”认真来说，他还得改口^叫泪儿一声三嫂呢！

“咩——”“勇士”偷偷瞟了一眼不友善的火疆，聪明地移动脚步到温柔的火夕脚边窝下。

火夕用另一只手抚了抚“勇士”的背，不动声色地把火疆满脸不悦的表情纳入眼底。

“夕，你要回德国去了？为什么不多待几天？”她不想和夕分开。

火夕交叠起修长的双腿，一开口仍是柔柔的语调，“泪儿，有件大 Case 需要我亲自处理，所以，我不能不回去。”这是实话，虽然他要去的地方并不是德国。

今天一早，狸才和火夕联络过而已，顺道传真一些资料过来，没想到自己和挪威韩氏机构的总经理韩役展还真是有缘，约莫半年前才在为泪儿举办的舞会上认识了，这么快又要见面了。只不过，这一回火夕的职责是保护韩役展。

火夕决定接下这个委托，而且亲自出马。这是综合了许多因素才得到的结论，首先火夕最近觉得有些无聊咋紧，又不想呆坐在办公室内看公文；其次自己并不讨厌韩役展，甚至是有些欣赏他的，虽然他无缘成为自己的妹婿；再加上对方委托人指名要火夕亲自负责这个 Case……所以，火夕决定接下保护韩役展的委托，也正好趁这个机会活动一下筋骨。

“可是，我会想你嘛。”连尹泪偎在火夕的怀中撒娇，十足的小女人姿态。

倚墙而火疆的不悦更明显了。即使此刻，泪儿已经是他名正言顺的妾子了，可是，怎么看都还是夕和泪儿比较像是夫妻，这也是他最无法接受的一点。

而且，泪儿一直都没有发现他的存在，难不成真把他当成壁纸的一部分了？他可是她的丈夫耶！

“有空我会来看你的。”火夕唇畔的笑正渐次地扩大，疆是在吃醋了吧！

果然，在他心念电转的同时，火疆的身形微微一动，掠上前去将连尹泪捞进怀中又退回原地。

“啊——”连尹泪猝不及防地吓了一跳，

恶女火籍

“夕，快救我。”

那一句脱口而出的话更是将火疆不悦推上高峰。就因为反射性地脱口而出？！，才更突显出夕在泪儿的心中占了颇重的分量，而且远远地凌驾在他之上。

“为什么你叫的不是我？”火疆强自按捺着心中蔓延开来的醋意。

听到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在耳畔响起，连尹泪停止了挣扎，侧头望向身边的火疆，“三哥，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一点声音也没有，吓了我一大跳呢！”原先的仓皇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爱意。

火夕依旧慵懒地斜靠着钢琴，含笑欣赏眼前这一幕。“^泪睛儿，你怎么还叫三哥？”

连尹泪的俏脸飞上两朵红霞，羞怯地说不出话来，“夕，我……”

火夕接下她的话，“你可以叫他亲爱的、疆疆、老公，或者孩子的爸。”他热心之极地提供合适的称呼。

连尹泪薄薄的脸皮轻易地被火夕的调侃给刷红了，“夕，连你也取笑我！”她当然知道三哥将来

会是孩子的爸，但是脸红是控制不了的。

“我有吗？”火夕的唇际逸出轻笑，“认真说起来，我还得叫你一声三嫂呢！”

“知道就好。”火疆占有性地环住连尹泪小小的肩膀回了一句。

火夕的嘴角微微上扬，形成一个好看的弧度。敢情疆是对他不放心喽？这太好笑了。

倏地，楼下传来一连串的叫唤声，“四少，四少，你在不在？”

这是……相敖的声音，不太妙。火夕俊脸上的笑依旧，只是有抹快得令人来不及捕捉的僵硬飞快掠过，而后他戏谑火疆道：“你的员工还真是优闲自在啊！改天，我也投效你的麾下好了。”他起身去打开窗户探头瞄了一下，才三层楼高而已。

“是相大哥耶！”连尹泪挣脱了火疆的怀抱，奔向门口扬起的声回答道，“相大哥，我们在三楼的琴房。”她早知道相敖暗恋火夕的事了。

“我出去走一走。”火夕跃上窗棂，朝他们两人挥了挥手，自三楼一跃而下。

“啊——”连尹泪大惊失色地来到窗边，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探出窗外朝下看去，虽然他相信

以夕的能耐是不会有事的，不过，她还是吃了一惊。

落在庭院草坪上的火夕竖起食指和中指行了个礼，踩着快速却又不失优雅的步伐离去。

火疆一脸若有所思地注视着窗外。

连尹泪松了口气，“夕要上哪儿去？”难道他……他是要避开相敖？

“不知道。”火疆的注意力被拉了回来，正好相敖寻声找了上来。

相敖满是疑惑地问：“四少不在这儿啊？”早在他一推开门的刹那就已经看清房内的情形了，除非四少是躲在那架大钢琴后。

“呃……”连尹泪支支吾吾地不知该如何作适当的回答。

火疆开口替她解了围，“出去了。”他并没有说谎，夕的确是出去了，虽然半分钟前还在这儿。

“是这样子啊！”相敖有点像是在自言自语。轻轻淡淡的失望像是涟漪一般在心湖泛了开来，“那么，能不能告诉我，四少去了哪儿？”

火疆神色淡漠地扫了他一眼，还没开口连尹泪已经回答了，“夕没说他要上哪儿去，我们也不知

道。”如果能够，她也想帮忙，只可惜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看起来夕好象对相大哥没有感觉，这就麻烦了，她的眉头打了个结。

“你很闲。”现在这个时候可是上班时间耶！他老兄却悠哉游哉地晃到老板的家里头来了，显然是工作量太少了的缘故。

相敖转了转眼珠子，快速地在脑海中搜寻一个可以说得过去的藉口。“我……我去拜访客户。”他太大意了，也可以说是被爱情冲昏了头。

哪有人会下班到老板家？他大概是全天下惟一会做出这种糗事的员式。拜访客户？自己怎么不记得他的工作范围里有这么一项？火疆好整以暇地瞅着他。

“我只是顺道过来找四少而已，待会儿就要回公司去了。”这下子他又向衣索比亚跨进一大步了。

火疆微挑了挑眉，“有事？”

“我……我听说他要回德国去了。”相敖不自在地移开视一。四少好象特意避开他似的，这些天他常晃到这儿来，却始终碰不见四少。

火疆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恶女火焰

默
默
相
伴
系
列

相敖只好硬着头皮道：“我和燎他们想替四少钱行。”话一出口，他才知道自己找了个超级烂的藉口，摆明了是在告诉别人他在扯谎。

火疆并没有提出质疑，仅仅是多瞟了他几眼。

“相大哥，你不是急着回公司去吗？”连尹泪开口替相敖围。

“呃，是呀！我这就回去，。相敖顺势附和，然后乘机开溜。

火疆并没有出声阻止，反倒把注意力调回连尹泪身上，“泪儿，经夕刚刚一提，我也觉得你该改口了。”

“改口啊？”总觉得很不好意思，而且也还没想到该怎么叫，连尹泪思忖了半晌。

“嗯！你已经不是我的妹妹了。”火疆一本正经地打趣，。而后偷了一记香。

连尹泪抚着唇，轻轻颌首。



木头装潢的餐厅散发着清新优雅的原木独特魅力，吸引着许许多多的人一此用餐，而且晚间还有钢琴演奏，据说不少钢琴演奏家在成名前都曾在这

墨女火焰